

拾玖

野玫瑰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戴安常
封面设计：戴 卫
篇章插图：张大川
作者照片：杨兵才摄

野 玫 瑰

杨 牧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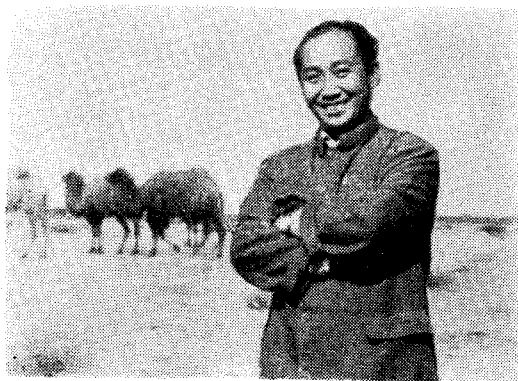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625 插页 5 字数 99 千
1983 年 11 月第一版 198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900 册

书号：10118·747

定价：0.61 元

野
玫
瑰

6



作者近影

杨牧，四川渠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生于1944年，1958年发表处女作，1964年到新疆，1976年以后大量发表作品，著有诗集《绿色的星》、《复活的海》、《夕阳和我》和叙事长诗《塔格莱丽赛》及电影文学剧本《冰公主传奇》等。

我的生活放牧着我
我也放牧着我的生活
当我的羊儿吃草的时候
我便采集着野玫瑰
一朵，两朵……

——题记

序杨牧的《野玫瑰》

公刘

今年，大概是诗会年。此刻，我正在九朝古都洛阳，参加由河南省文联和洛阳市文联联合举办的牡丹诗会。而在此之前，我还一鼓作气地连战两阵——参加了在安徽界首召开的颍河诗会和在安徽巢县召开的巢湖诗会；一连串教别人和自己都失掉平静的频繁活动，使兴奋与疲惫二者全达到了极致。

在这种时候，杨牧同志却执意要求我为他的诗集《野玫瑰》作序——当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他的另一本诗集时，他就一再表示过同样强烈的意愿，只是由于时间过分紧迫，未能来得及实现——对我这样一个病号说来，担子份量之重是可以想见的。不过，当我挤出一切可资利用的分分秒秒，通读了他的手稿之后，我忽然变得自我感觉良好起来，似乎颇有余勇可贾，于是便提起了笔。

从我的记忆中，头一个蹦出来的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铅字——刚刚在家中读过的一九八三年四月号《新疆文学》上发表的杨牧的自传性质的散文《农友情》。这篇散文笔锋蘸满感情，写来很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因之，我又托人把它找来再度细看。为了证实我的判断，请读者朋友们允许我摘录其中的一段如下：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年，十八年前，背井离乡，背着行李，来到荒芜的戈壁上。我把痛苦交给了土地，我把青春交给了土地。我和土地熟悉了，我和人们熟悉了，我渐渐成了土地的一分子，农工家族中的一员。我有了亲人，我有了家乡。土地用乳汁哺育了我，农友用心坎保护了我，我才得以生根发芽。只有那里，才是我最可靠的基地。我懂了，这土地为什么这样肥沃，正是因为有无数这样淳朴而善良的生命。单是为了这一点，我就无论如何也不敢变坏，不能呵！

一九八一年，我和杨牧仅有一面之缘，相处不过数

日；他给我的第一眼印象是，既没有那种唯我独“解”（解放思想）、气冲斗牛的狂人声威，也没有那种故作艰深、傲视古今的“才子”做派，凭直觉，我以为他是信得过、靠得住的。但他究竟算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不曾琢磨过。这下子有了答案了，原来，他是一名农工！一名从气质到外貌都和谐一致的地道的农工！如此而已。显然，他的自白是真诚的，他对他自己这一个“我”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和估价。

杨牧早年的诗作，我读得不多，自从《我是青年》的悲壮呼号播响了我的耳鼓，我才开始对他定睛注视起来。他的确没有变坏，没有使人失望。总的说来，从那以后，他一步一个脚印，诗是越写越好了。我以为，这是仁慈的大地给予跋涉者的报偿。他从不腾云驾雾，换一句话说，他从不吞云吐雾，我赞成并且欣赏他的刻苦实践：绝不放弃现实主义的基本立场，又绝不排斥现代主义的某些长处。一丛丛怒放在我们面前的野玫瑰，再一次充分展示了这种美学主张的可取性和可塑性。

坚持这种美学主张的诗人是有责任感的诗人。诗人的责任感，既是对时代的，同时又是对历史的。杨牧并不抱残守缺，墨守祖宗的章法，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实

行的是以我为主体的拿来主义；杨牧拒绝无条件地拜倒在西方的膝下，甘当精神附庸，而是尊重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值得自豪的伟大传统，反对制造喧宾夺主的不正常局面；唯其如此，他的作品才得以不断有所突破。突破什么呢？突破自己对自己的包围，即，突破惯性和惰性。何谓惯性？我以为，主要是指我们整个新诗运动中多年形成的某些不成文的陈腐规范；何谓惰性？我以为，主要是指我们个人在诗歌创作中往往容易朝着抵抗力最弱的部位“前进”的踌躇满志的心理状态。杨牧同志的可贵之处，正是他对这两个陷阱都充满了警惕。但愿他永远不会丧失掉这种警惕，但愿他永远勇敢地做因袭和平庸的死敌。

就这个集子而言，歌唱北疆的部分比歌唱南疆的部分更见精彩，尽管这是令人遗憾的精彩；在我的想象中（我没去过新疆），南疆风物应该比北疆风物更富于色彩、神韵、遐思与梦幻，所以，我既有满足的一面，又有不满足的一面。筛选下来，我喜欢这样一些诗篇：《草原》、《哈萨克素描》、《毡房进行曲》、《快乐王子》、《夜投》、《黑土地》、《尼勒克山下，小小的芳甸》、《伊宁夜市》、《老人与鼓》、《巩乃斯河放筏》、《在射箭厅里》、

《一座没有古迹的城》、《赠别》、《草原，如果我离开你》、《天山》、《沙海中，小小知青店》、《维吾尔人的黧色幽默》、《乌斯玛》……当然，也有我不怎么喜欢的，如“多浪舞”写意》、《鹰笛声声》等，前者在追求新的表现手法的过程中，在捕捉意象和将它们转化为文学的过程中，似乎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迷乱，后者却又回到了古老的航道。当然，这不过是我个人的见解，只算得一票，对与不对，还要靠作者本人的明察和广大读者的鉴别。即便我不幸而言中，那也不必大惊小怪，导致贬低这一收获的结论。我们一直在为争取和自然科学家乃至政治家一样可以犯错误的同等权利而奋斗；现在我们离这一目标尚有一段差距，因之，我们仍须努力。无论如何，这不是一本诗体的旅游指南，也不是即兴式的分行手记；它是一位在新疆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劳动者写给泥土、雪水、草场和骏马、毛驴的一束情书。这理应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

在流派不多的今日中国诗坛上，差可称得上“崛起”的，并不是一度引人瞩目的所谓的朦胧诗。朦胧诗，与其说是标志着一种艺术流派，不如说是代表了一股社会思潮。它牵涉到我们国家长期、大量而普遍积存的一系列问题，远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也并非这篇序言的论

述重点，只好一笔带过，留待日后有机会时展开讨论。我在这里使用流派这个词儿，完全是由于隐隐感觉到了远在地占我国面积六分之一的西陲边疆逐渐涌起的诗歌伟力。这个流派有人叫它为“新边塞派”，有人不同意这么称呼，认为可能导致民族纠纷，不管怎么说，它确已存在，则是一个客观事实。它的代表人物有杨牧，还有周涛，倘容一一列举下去，能够开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来。他们的诗发展了唐代的边塞诗风，不仅仅是苍凉，慷慨，醇厚，而且明朗、刚健、朴实。在他们身上，继承了《诗经》、《楚辞》以来的遗传基因，同时活跃着与外来品种嫁接、杂交而勃发的新鲜激素；他们有革命者的昂首，而绝无崇洋者的低眉；他们有开拓者的呐喊，而极少颓废者的呻吟；总之，他们有一种前所未见的强大的优势，前途未可限量。他们大都吃过苦，受过委屈，有种种个人的不幸与坎坷，但他们不怨恨，不沉沦，不以此为“资本”，不讨价还价，因而也就不在自己的那一点微不足道的痛苦或者寂寞中顾影自怜。他们是真正大有希望的一群，我寄希望于他们，其中，自然包括杨牧，愿他们珍重！祝他们成功！

1983.4.23.急就于洛城

目 次

玫瑰，开在草原

3	草 原
6	哈萨克素描
8	毡房进行曲
10	清晨：深山牧场
13	快乐王子
16	放 驼
18	玫瑰，在毡房边开放
20	夜 投
22	摔 跤
24	赛 马
27	应该是挤马奶的时候
30	在密密的桦林里
33	黑土地
36	自然·我·草原
40	天边驰过火红的马群
42	尼勒克山下，小小的芳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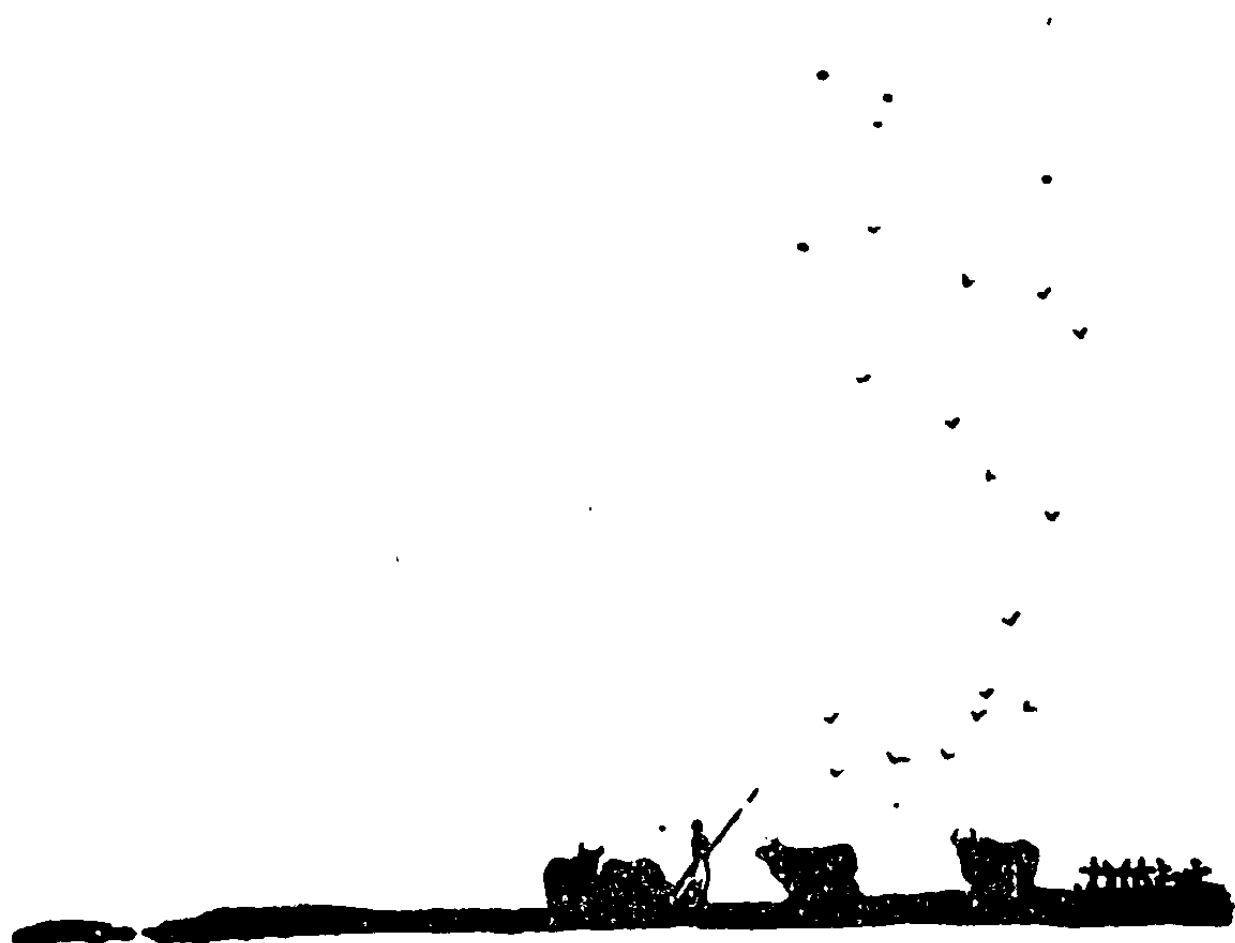
- 45 伊犁，挂在国门的翡翠
48 伊宁夜市
51 伊犁河渔火
54 老人与鼓
57 她骑马走向晶亮的雪山
60 巩乃斯河放筏
62 故乡——摇篮
65 在射箭厅里
67 惠远古城
70 一座没有古迹的城
73 死神与将军
76 野马渡
79 赠 别
82 背 影
84 草原，如果我离开你

玫瑰，开在绿洲

- 89 向南疆
92 在南疆的大道上
95 沙海中，小小知青店
-

98	天 山
100	无名河
103	维吾尔人的黧色幽默
106	维吾尔庭院三部曲
110	乌斯玛
113	这里的葡萄不是酸的
116	喀什一条巷
120	喀什噶尔之夜
123	夜，最后一个烤羊肉摊
126	织地毯的阿依努尔
129	阳光下的残夜
132	海燕和它的化石
135	“多浪舞”写意
141	桑林间，有一个背影
144	谒“香妃墓”
147	“央哥塔什”
150	鹰笛声声
153	“女儿国”的女儿们
156	“勿忘我”
161	后记

玫瑰， 开在草原



草 原

你是一片大海

怎么叫草原！

雪山是你银色的波涛

牧村是你蓝色的港湾

辽阔

开朗

只有大海

才会这样无羁无绊

你是一张蓝天

怎么叫草原！

牧歌系着轻飞的云朵

炊烟绕着飘逸的紫燕

恬静

安谧

只有蓝天
才会这样幽深辽远

你是一匹锦缎

怎么叫草原！

太阳的金丝织着流苏

月亮的银线悬着帷幔

细腻

温馨

只有锦缎
才会这样如霞如烟

你是一幅油画

你是一张柔毯

你是一个童话

你是一段谣传

你是一部《美的历程》

你是一部《物种起源》

你是优美的散文诗
